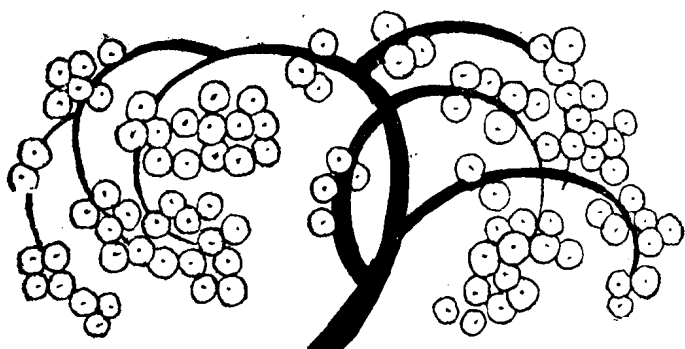


新娘的橙皮书

郁 茛 著



书馆



新娘的橙皮书

郁 茺 著

工人出版社

新娘的橙皮书

郁 芜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廊坊市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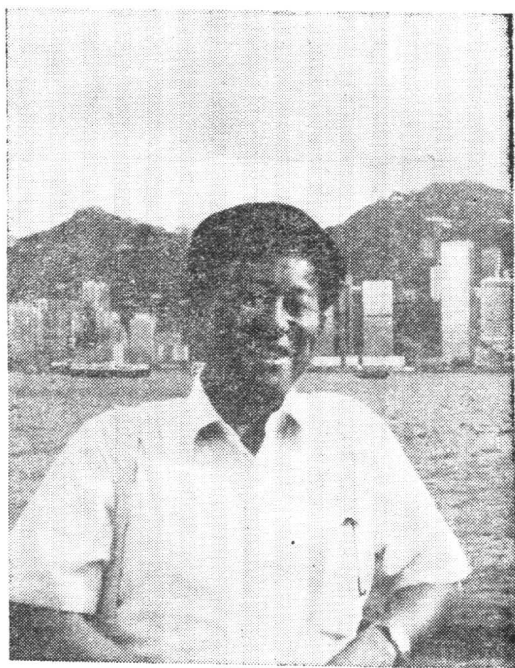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20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400册

统一书号：10007·104 定价：1.85元

I 247.5
501



序

陈国凯

郁茼同志是广东近年来出现的文学新人。他虽然已步入中年，但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较短，粉碎“四人帮”之后开始发表小说。他勤于笔耕，短短几年时间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篇章。中短篇小说集《新娘的橙皮书》就是他近年来辛勤劳动的收获。

书中的大部分作品我看过，其中颇有一些感人的篇章。之所以能感人，主要是这些作品来源于生活，发自真情，不是面壁胡编的产物。对于小说创作，我持这种看法：作品能否感人，很关键的一点是作者在作品中表现了多少真诚而不是矫饰的感情。文章之道，以情动人。文章本是有情物，郁茼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能笔下凝情，这是可贵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情，指的是对革命事业、对党对人民的真情，而不是那种“自我表现”之类的玩艺。

郁茼同志的写作态度是忠实于生活的。他的生活阅历比较开阔，他是湖南农民的儿子，早年参军，后来转业到广州市某区委工作，在居民区和街道工厂蹲过点，还到过少年管教所、海关等地深入生活，目前在深圳特区工作。三教九流的人物均有所接触。他笔下的人物有鞋匠、街道居民、理发师、小学教师、派出所长、少年浪子、区委干部，……他写

菜场、轮渡、海关、码头……他的笔触没有离开他熟悉的生活，因此写出来的人物才给我们留下较为真切的印象。他还善于抓住生活细节去刻画人物，象《绿荫街有个老鞋匠》中的老鞋匠就写得颇为传神，这篇作品没有铺排曲折故事情节，通过几个生动的细节描述，老鞋匠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这是需要一些功力的。

文为其人，郁茏为人质朴，他写的作品也以质朴见长。作者踏入文学创作道路的时间尚短，说他有什么风格是多余的，但我喜欢作者质朴的文笔。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生活中有华衣丽饰的佳人，有西装革履的才子，他们当然是很时髦很有派头的，但是穿着文化衫坐在巷口板凳上摇蒲扇的老工人也同样有自己的风采——朴实的风采。读郁茏的小说，我联想到这一点：尽管皮肤粗糙，但心地诚实，既不夸夸其谈，也不搔首弄姿，就象作者笔下的老鞋匠。

当然，由于作者从事笔墨生涯为时尚短，书中的作品难免有粗疏之处，“文尚无华”，质朴固然可贵，但切忌流于呆板，作者概括生活和刻划人物性格的能力有待于提高，文字功夫也需要更多的磨炼。读完此书，总的感觉是，作者几年来坚持走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没有去赶浪头，赶时髦，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上述的观感是否有当，请读者诸君校正。

目 录

序.....	
新娘的橙皮书.....	(1)
巧遇.....	(12)
万局长的拜年.....	(22)
他属于哪一类人.....	(29)
绿荫街有个老鞋匠.....	(45)
两任所长.....	(57)
市委书记的传说.....	(66)
陌生的故乡.....	(77)
飞.....	(87)
留在记忆中的笑容.....	(100)
最后一班渡船.....	(110)
背后是大海.....	(115)
碧波上的一点霞光.....	(131)
车到关前.....	(138)
没有留下的足迹.....	(154)
又见那山岗.....	(224)

新娘的橙皮书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和伟哥举行了婚礼。工厂里的工友和领导，差不多都来了，他们送来了各种各样的礼物。虽然没有什么排场，却十分热闹。爸爸看到这情形，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我终于下决心嫁给一个内地青年，这是当初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张老板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大吃一惊的。我给他写了请帖，他没有来，也没有派人来，也许没有收到，也许是生气了。他派我上来，并不是要我来找男人的。

那天晚上，张老板把我叫到他的写字间；他是极少把工人叫到那儿去的。他对我说：

“你是我儿子的同学，我一向没把你当外人；我想派你一件工作，不知你肯不肯去。”

“我是你的工人，你只管吩咐好啦。”

“那好。我在内地梧南市投资搞了间皮件厂，设备都安装好了，技术操作方面缺人指导；你是技术工人，是最理想的人选。”

“就我一个人？”

“是呀，对一位小姐来说，离开香港、离开家庭，单独一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是有些不便。可是我不单是派你去做技术指导，还想请你做我的代表。你知道，技术指导容易派，老板的代表可不好找。所以只好辛苦你啦。”

“好吧，既然老板这么看得起我，我就去试试吧。”

“太好啦，杨小姐历来是很好合作的。我们阿亮就快从美国留学回来了，我准备把公司交给他打理，将来你们也会合作得很好的。”

张老板的话是热情的，热情中还隐藏着一种神秘的得意。我是他的少爷张达亮介绍到公司来的，一晃干了三年。因为我和他从前是同学，他和我的接触比一般工人要多一些，这是很自然的。可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胡猜乱估，风言风语，大概传到了张老板的耳内。他也许信以为真，每次见到我总是格外显得亲热，常常弄得我很不好意思。这次派我当他的代表，好象是一种特别的恩泽和信赖。他说话时那种坦诚和亲切，好象我已经成了他家里人似的。

能到外面闯闯世界，和内地经济特区的姐妹们一起做事，对我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而且梧南市离香港并不远，交通又很方便，放假还可以回去看爸爸。

没想到才来一年时间，我就在这里做了新娘，这大概是命定的吧。以后见了张老板，我怎么对他说呢？

今天早上我在镜前坐了好一会儿。人们说我长得美，看来也不完全是恭维话。也许因为喜事，心情太高兴了，容貌才变得好看的吧。我和下边的其他小姐一样，描眉、搽胭脂、涂唇膏。现在我和内地的姐妹一样，不描眉了，两撇眉毛浓黑浓黑的；不搽胭脂了，脸色却白里透红，象那熟透的苹果；不涂唇膏了，双唇却是那么红润光泽，象两瓣汁满的红沙橘。伟哥也在傻乎乎地看着我，他可从来没这么大胆地看过我。他觉得我美吗？我真想问问他。

谁也没想到我会和伟哥结婚，当我们宣布结婚的消息

时，整个工厂都哗然了。工友们对这一消息是很高兴的，他们津津乐道，啧啧称赞。当然，也有感慨嗟叹，惊诧不已的。一时间我和伟哥成了工友们谈论不休的话题。有人问我：你又不是在香港嫁不出去，干吗要嫁到内地来？问得真奇怪。内地不是也有许多姑娘嫁到下边去吗？难道都是因为在内地的嫁不出去？他们说，这里的姑娘嫁到下边去，是为了开个“南风窗”，嫁工人的、嫁职员、嫁老板的都有，甚至有嫁给人做二房三房的。结婚后，有的申请下去，有的等下面寄钱回来。可是嫁上来又是为了什么呢？他们没听说过有下面的小姐嫁上来的；象我这样有技术，薪水也不算少的，嫁上来的就更没有了。

我为什么要爱伟哥，这个问题我是想过的。简单一句话，我觉得伟哥可靠。他忠厚老实，孝顺老人，敬重同事，为得人。在香港要找薪水多的，收入厚的，胆子大的，都不是很难；要找个可靠的就难了。不是没有可靠的，只是不容易分得清，仿佛每个人的脸上都蒙着面纱，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有的是为了蒙骗别人。伟哥就不同，他象玻璃人一样，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

说到我喜欢伟哥什么，就不好说了。凡是他的长处，我都喜欢。工友们都喜欢他，他们喜欢的，我也喜欢。我还喜欢他孝敬老人。他母亲久病卧床，全靠他照顾；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是伟哥的生母，而是一位被人遗弃的老人。政府判老人的儿子负责赡养，可老人宁愿和伟哥相依为命。伟哥真是个好人的，中国人在这点上，就是与外国人不同。

我说了很多连对伟哥都没好意思说的心里话，闹房的人们还是不满意，说我没有说清楚。唉，爱是一种感情，只能体

会，怎么可能象商品说明书那样，说得清楚的呢！

老板催着要货，婚假才休了一天，我们就上班了。我刚在机台做了一会儿，有位A报的记者来找我，说是要报道我的动人事迹。我有什么事迹好报道呢？还说动人哪，他一定是找错了人。

原来这位记者那天没来闹房，他是来补课的。他和我磨了一个上午的牙，我不知他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害得我差点误了给阿妈取药。他反来复去地问：“你为什么要嫁到内地来？”“你为什么要爱佟伟？”“你喜欢他什么？”

我只好反来复去地给他讲，他好象对我讲的并不感兴趣。于是又问了我一长串问题，记者提的问题也真多。他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人，长形脸，头顶有点尖，说话时喜欢眨眼。眨一次眼便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来。他问我冲破了什么阻力，战胜了什么困难，克服了什么思想，得到了什么支持……

我真不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他情我愿，有什么阻力要冲破呢？婚礼办得简单热闹，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我们自由恋爱，相互逐渐了解，不知道有什么思想要克服的。至于支持，倒是得到很多很多。

记者好象很失望，那本黑皮拉链大记事本，没记上几个字。我很抱歉，一定令他为难了，不知他回报馆怎么交差。

第二天工休铃一响，我便往厕所跑，结果还是迟了一步。因为是计件工资，开工的时候谁也不愿离开机台，一到工间休息，厕所便紧张起来。厂里应当修个大点的厕所才行。上完厕所回到车间，见工友们在争着看一份报纸，原来是A报来了，那上面登着我和伟哥的事。有位调皮鬼把报纸

故意伸到我的面前来，我不好意思看，只悄悄地扫了一眼。那位记者真会拉牛皮糖，那么点点事，写了一大版。

下班回家，阿妈扶着双拐高兴地迎着我：

“我看到报纸啦，上面写着你哩。伟仔也跟着你脸上有光了。”

过了一会儿，阿妈又说：

“不过，记者的笔尖是容易打滑的，有些小地方有出入，你也不必计较。”

阿妈说话时，带着一种小心谨慎的神情，她一定发现了点什么不对头的地方。阿妈是个退休教师，受过很好的教育，懂得关心体贴人。看来，她对今天的报纸多少有点遗憾。

在厂里我没敢看报纸，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明知那上面写着我们的事，当着那么多人，我不好意思去拿报纸。伟哥也没看，他和我一样，怕人家笑他。忙完了家务，侍候阿妈冲了凉，我们拿过报纸来看。

那位记者真会想当然，他说我们的婚事“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冲破了公司老板的无理阻挠，顶住了亲友们的劝阻……”完全没有的事嘛。我没有母亲，父亲参加了我们的婚礼，他老人家很高兴，怎么是“父母强烈反对”呢？我们给老板发了请帖，老板没来，可能是生气了，也不能算是“无理阻挠”呀。有位同学对我决定嫁给内地青年有些惊奇，她写信来问我一些情况，我回信对她说了，她也并没有“劝阻”我。记者也真是，没有的事，怎么能乱写呢！

难怪阿妈在谈到报纸时，显得有点犹豫和焦虑。她老人家大概以为我是个讲假话的人，只是为了不伤我的面子，才

没有责备我。伟哥很气愤，要去找那位记者论理。我说还是算了，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找他有什么用呢。也许记者有他的难处，他不得不那样写。

A报的文章，厂里也有些议论，有些女工还跑来安慰我，说她们相信我不是一个好吹牛的人。她们的心真好。也有人替我不平，建议我写封信去告那记者一状。我觉得做人还是厚道点好。记者和我无冤无仇，他不会是有意识害我，我又何必和他过不去呢。

下班回家忙了一阵。刚端起饭碗，厂长领了位B报记者来。那位A报记者已经让我很难堪了，我实在不愿再和他们打交道。谁知这位又给我发挥点什么出来。可是没办法，是厂长亲自领来的。看来厂长很乐于有记者来采访，他把这当成了厂里的荣誉。我不能不给厂长一点面子。

我只好放下饭碗来接受记者的采访。没等他问，我便先开口了。为的是使采访简单点，快点结束。

“A报记者来采访过，他写的比我谈的还要多，我实在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不要紧的，同样的题材，十个人有十种写法。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写。总的说来，他那篇东西还是比较浅的。”

“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实。”

“这是可能的，急于发稿，采访就不够深入。”

我把A报记者文章中不符合事实的地方，逐点讲给B报记者听了，希望他在文章中帮我更正和澄清。他一口答应了。

B报记者也是个提问题的老手，他提了个奇怪的问题，

我不知怎么回答他。他说我以一个港方老板代表的身份，嫁给我方一位工人，这里有一个立足点转移的问题，要我谈谈转移立足点的体会。我真有点莫名其妙。一来我是以一个未婚女青年的身份和伟哥结婚的，不是“老板代表身份”；二来我也没想过有什么立足点的问题。在家里我是伟哥的妻子，在厂里我还是张老板在业务方面的代表，我还是领他的薪水。记者给我讲了很多道理，我就是不明白。我这人真蠢。他见我不会讲，也就不再勉强我了。

这位B 报记者，比A 报记者年纪大一些，人也比较稳重。他大概不会乱写吧。

今天一早，心情就不大好，做什么都不顺利，麦片煮糊了，打碎一个蓝瓷花碗，头发梳了几次也梳不好，索性披散着去上班。

厂里倒是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下班回到家，阿妈便叫伟哥去买一份B 报来。阿妈在家里，消息倒很灵，说是B报上登了我们的事。不知她是听谁说的。

原来B 报记者也是个没谱的。他不但没帮我澄清A 报的失实，反而更加发展了。他的文章说，杨小姐虽然是香港工人、老板的代表，心却向着祖国——这倒没什么，我的心是向着祖国的。最要命的是后面的几句——她处处维护我方利益，和港方老板进行了灵活多样的斗争……

这是没影的事嘛。双方的合作是各得其利的，有利大家有，无利大家无，不存在维护哪一方的利益，损害哪一方利益。我来时张老板要求只有两点：一是保证质量，二是保证货期。两点都做得很好，张老板很满意，还给我加了薪。这

里的厂长，对合作也表示愉快。哪来的灵活多样的斗争呢？

B 报记者这样写，不是要砸我的饭碗吗？唉！

这两天我一直怀着提心吊胆的心情，不知张老板看到 B 报后，会把我怎么样。今天张老板给我来了封信，他在信上大发雷霆，骂我吃里扒外，忘恩负义，最后说：“从 现 在起，你不再是我们公司的工人，更不是我的代表了，请另谋高就吧。”

终于炒我的鱿鱼了，这是那位 B 报记者做的好事。

这件事在厂里引起很大波动，有的姐妹很激动，要罢工，抗议张老板无理解雇工人。罢谁的工呢？工厂又不全是张老板的。他提供了技术设备和资金，要求偿还的是产品。少生产一天，就少偿还一部分债务。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的，必要时他还可以把设备收回去。象这样的小厂，他有十几处，南朝鲜、新加坡等地都有。一处停产，丝毫不会影响他的生意。不过，姐妹们为我打抱不平，这种感情使我很感动。

厂长也很同情我，他说：“既然张老板把你辞退了，你就作我们厂的工人吧，薪水按厂里最高技术工人的标准付给你。”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既然嫁给伟哥，也算是内地人了；当国内的工人，拿国内的薪水，合情合理。我当然不能让伟哥来养我，他还有一个有病的妈妈呢。这下我彻底嫁过来了。

今天厂里休息，我和伟哥准备去看一场电影。刚要出门，就被两位电视台的记者把门口堵住了。一位先生，一位

小姐，他们要给我拍电视。我现在成了一个新闻人物。既然张老板把我炒了鱿鱼，我成了一个完全的内地人，他们愿意怎么宣传，就怎么宣传吧。

在香港我也拍过电视，那是骑电动牛比赛，我被从牛背上摔下来了，屁股都摔肿了，当时可开心啦。后来看电视，才知道被人拍下来了。下边拍电视很轻松，很快活，不知不觉就拍好了。这里可不行。他把你摆来摆去，要你故意做出各种姿势来，一点也不自然，别扭死了。在车间摆完了，回到家还要摆。他们要我摆出一个为阿妈捶背的姿势。阿妈下椎有病，不能久坐。他们拍了好几次，都说不理想。阿妈再也坚持不了。他们要阿妈睡着让我捶。阿妈不耐烦了，结果没拍成。

阿妈从来不需要我捶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拍呢，我真不明白。

吃罢晚饭，收拾了碗盏，想早点洗个澡和伟哥去文化公园玩玩。厂里休息那天，因为拍电视，让伟哥白等了我一天，很过意不去。

我刚倒好洗澡水，便有客人来，是区里来的一位女干部，由厂里的女厂长陪着来的，要我去参加妇女代表大会。他们还给我一张表，让我填好交上去，说是准备选我当区妇联委员。不知为什么这样器重我。

她们还说妇女代表大会要开十几天，在宾馆里住宿，要我带齐日用的东西。我吃了一惊。我是工人，哪有那么多时间开会？不上工，薪水谁开？她们笑我不知事，开会时薪水是照发的，吃住还不要钱。我想，难怪有的人那么愿意开会

哩，原来有这样的优待。

下了班，换下工装就往外跑。今天要陪阿妈去看话剧，得抢点时间，不然可能赶不上开演的时间。伟哥在门口等我，他们男人换衣服简单，每天下班都是他在门外等我。

可是我刚要出厂门，便被厂长叫住了，原来上面来了一位干部，要我写一份自传，说是准备选举我当区人民代表。区人民代表大概就和区议员相似吧。香港的区议员，都是些社会名流，不知为什么要我来当？我是一个技术工人，可不知怎么当法。

厂长很高兴，好象要当人民代表，不是我，而是他似的。他说这是很高的荣誉，要作出了很大贡献的人，才能得到。可是我有什么贡献呢？

今天车间人手少，我上了一会儿机台。手都生了，这一个月来，我只上了四天班，都忙着接待那些来访的和到外边开会去了。

下班的时候，厂长先生告诉我，有一家妇女杂志要来写我的报告文学，让我好好准备准备；又说市青年联合会，想安排我到各工厂去做报告，问我的意见怎么样。

我的妈呀，原来没有个完哩，这可怎么办？我都快不会开机器了，还象个工人吗？

我和伟哥结婚，最头痛的是在哪里定居的问题。都下去吧，没地方住；靠我们两人的收入在香港也维持不了四口人的生活。让爸爸下来吧，又怕他老人家不习惯。阿妈有病，爸爸年老了，两人都需要照顾，单独丢下谁都不放心。我只好暂时两头跑，好在相隔得并不远。可是，现在我在这